



爆冷夺冠的数学博士后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
实习生 韩如冰 编译

7月28日,阿富汗难民马苏玛·阿里·扎达在东京奥运会女子公路自行车计时赛中位列最后一名,但对于首次站在奥运赛场上的她来说,她已经赢了。

扎达今年24岁,在她的祖国阿富汗,女性骑自行车不但不被鼓励,还会被人指责甚至招致威胁。当年塔利班控制阿富汗时,扎达全家曾流亡伊朗,她是那时开始接触自行车训练。后来他们回到阿富汗,扎达和姐姐扎赫拉以及一小群女性在教练帮助下训练,但她们依然无法被社会认可,周围除了辱骂、威胁,还有人朝她们扔石头。

2017年,扎达全家被迫离开祖国,抵达法国避难,她和姐姐扎赫拉终于可以自由地参加自行车训练。后来,扎达获得国际奥委会难民运动员奖学金,以难民代表团运动员身份参加东京奥运会,追逐自己的梦想。而自行车运动员身份之外,扎达还是一名大学生,她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的一所大学就读土木工程专业。

赛前,扎达收到父亲发来的短信:“全力以赴。”“在阿富汗,父亲是唯一一个支持我的人。当我想放弃时,他总是激励我前进,‘你必须继续,不能停下来,要坚持到最后一刻。’”她希望自己能向全球8200万因各种原因离开故国的难民“传递出希望与和平的信息”。

除了扎达,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,还有一对曾是难民的叙利亚兄弟上了媒体头条:他们相拥在一起,28岁的哥哥穆罕默德·马索代表叙利亚参加铁人三项比赛,21岁的弟弟阿拉·马索则作为国际奥委会的难民代表团成员,参加男子50米自由泳比赛。

当时有媒体报道说,兄弟俩在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被迫分离,这是两人10年来的首次重逢。不过,这一说法很快被官方澄清,这对兄弟确实来自叙利亚北部重镇阿勒颇,当年受叙利亚内战影响离开祖国,但并未因战争分离。

兄弟俩的父亲是一位游泳教练,他们从小在父亲指导下接受训练。2015年,弟弟阿拉所在的训练馆被炸毁,他动身去往德国。同年,哥哥穆罕默德也离开叙利亚,从荷兰辗转到了德国。途中,他一直将自己在叙利亚的铁人三项队服和比赛跑鞋带在身边。他们花了约110美元,乘坐一艘土耳其“蛇头”的船到希腊。穆罕默德说,他和弟弟都是专业游泳运动员,他们把救生衣让给别人,还安慰同船的小孩:“别害怕,我们会救你们的。”



叙利亚兄弟穆罕默德·马索和阿拉·马索



马苏玛·阿里·扎达



尤斯拉·马尔蒂尼

这次奥运会他们兄弟俩也是一同赴东京参赛,并非像一些媒体说的那样分离10年,但自从离开叙利亚后,他们已经有6年没见过父母了。哥哥穆罕默德在7月26日完成了男子铁人三项个人赛,尽管在53名参赛选手中排名第47,但他表示已经拼尽了全力,“对我来说,能和世界上最好的选手一起比赛已经是一种荣幸”。

“多亏了体育,我才能摆脱消极情绪,重拾对生活的信心。我越努力训练,就会变得越好。”弟弟阿拉说,“这就是我重建生活的努力——保持积极、有创造力、健康的状态,等待太阳重新在我们头顶升起。”

与这对叙利亚兄弟有类似经历的,还有难民代表团运动员、来自叙利亚的23岁游泳女将尤斯拉·马尔蒂尼,她是这届奥运会难民代表团中知名度颇高的一位运动员。她是联合国难民署的亲善大使,曾被美国《人物》杂志评为“改变世界的25位女性”之一。

马尔蒂尼17岁那年,因为内战离开叙利亚,与姐姐萨拉一起逃往欧洲。穿越爱琴海途中,她们乘坐的小船引擎突然出问题,两姐妹和其他两名会游泳的难民跳进海里推动船只,游了超过3小时,帮助船只安全抵达希腊,救了一船20多人。之后她们辗转多国,最终定居德国。“我想告诉其他难民,相信自己的梦想和力量。”马尔蒂尼说。或许,这也是难民代表团踏入奥运赛场的一大意义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
实习生 韩如冰 编译

7月25日,东京奥运会女子公路自行车个人计时赛的比赛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,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奥地利“黑马”选手横空出世夺得金牌,还让第二名闹了个“乌龙”。

当银牌得主安娜·范德布雷根冲过终点时,她还以为是冠军。实际上,她冲线前一分多钟,奥地利选手安娜·基森霍费尔已经拿下金牌。而且,爆冷夺冠的基森霍费尔不仅是运动员,她还有个更了不起的身份——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数学系在读博士后。

此次女子公路自行车比赛可谓大咖云集,其中包括该项目的上届冠军安娜·范德布雷根和前世界冠军安妮米克·范·维勒坦,但2017年才成为自行车职业选手的基森霍费尔打败了这些世界级选手,为奥地利赢得了自1896年以来的第一枚自行车奥运金牌。

在147公里赛程中,基森霍费尔从一开始就处于队伍前列,在最后41公里,基森霍费尔甩掉其他选手,最终以领先第二名75秒的成绩夺冠。“我总有一点希望,虽然只是一点点,但我觉得自己可能会赢。但我也知道,现实一点看,我应该赢不了。”

不过,基森霍费尔改变了“现实”,当意识到自己夺金时,她高举双臂,流下了喜悦的泪水。赛后她说:“太不可思议了,我不敢相信,甚至冲过终点时我都不敢相信!”她也十分疲惫:“我从来没这么掏空过自己,感觉腿上的每根肌肉都快断了。”

与专业运动员相比,基森霍费尔没有教练和专业团队,也缺乏国际比赛获奖经历,现在的成绩都是她个人训练的结果。基森霍费尔曾在2011年至2013年致力于铁人三项,因意外受伤才被迫转战自行车赛场。2017年起,她就没加入过职业自行车队。

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
实习生 韩如冰 编译

东京奥运会赛场上,出现很多“奶妈级”选手:46岁的体操运动员丘索维金娜,58岁的卢森堡华裔乒乓球运动员倪夏莲,还有本届奥运会年龄最大的运动员,66岁的澳大利亚马术运动员玛丽·汉娜等。

她们证明,年龄从来不是限制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、更团结”的问题。除了上述几位,还有52岁的格鲁吉亚射击运动员妮诺·萨卢克瓦泽,她虽然不是年龄最大的,却是史上第一位参加了9届奥运会的女性运动员。身为奥运会“九朝元老”的她,在之前的8届奥运会上,为自己的代表团夺得过一金、一银、一铜共三枚奖牌。

萨卢克瓦泽出生于1969年,15岁便开始参加国际比赛,父亲瓦赫坦·萨卢克瓦泽曾是苏联的射击选手,也是她的教练。20世纪80年代初,格鲁吉亚经济状况并不乐观,萨卢克瓦泽本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选择离开那里,在其他欧洲国家定居,但在父亲的影响下,她选择留在格鲁吉亚,“父亲告诉我,他的心和灵魂都属于格鲁吉亚,如果我留在这里,他会很高兴。”

1988年,19岁的萨卢克瓦泽在汉城奥运会首次亮相,当时格鲁吉亚还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,萨卢克瓦泽代表苏联获得女子25米手枪金牌和女子10米气手枪银牌。回想起当年夺冠的经历,她仍然能感觉到狂喜。

苏联解体后,萨卢克瓦泽代表独联体参加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。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起,她开始代表格鲁吉亚参赛。那段历史让萨卢克瓦泽成为少见的先后代表三个国家(联合体)参加奥运会的选手。

苏联解体后,格鲁吉亚陷入经济危机,接连不断的战乱又让这个国家遭受了更大

这也不奇怪,毕竟30岁的基森霍费尔的主业并不是自行车运动员,而是数学博士后研究员。她掌握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五种语言,更拥有一连串学霸头衔:奥地利维也纳技术大学数学学士、英国剑桥大学数学硕士、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数学博士、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数学系在读博士后。目前,她的本职工作是在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授课,主攻非线性偏微分方程方向。基森霍费尔在东京奥运会夺冠后,她的母校们纷纷在社交媒体“推特”上发文祝贺。

基森霍费尔说,她的成功秘诀是按自己的节奏前进,遵从直觉。她承认从过去的教练那儿学到很多东西,但那并不符合她的性格,“我喜欢独立,自己做选择,比如自己计划训练和比赛,我更适应单枪匹马作战。”被问及想对那些受她鼓舞的人说些什么时,她说:“坚持下去,不要放弃,做适合你性格的事。”

除此之外,基森霍费尔还充分发挥数学知识,一丝不苟地规划自己的训练、营养和比赛,计算什么时候发力、什么时候该保存体力。其他选手交给专业团队处理的事情,她每一项都亲力亲为,“很多自行车手有教练、陪练、营养学家,有人为他们做计划,但我都是自己来做。作为一个数学家,我习惯自己解决问题,我也是这样对待自行车运动的。”

在最后几公里的独行中,基森霍费尔将家人的支持化作动力。虽然他们没在现场,但在奥地利通过直播和她一同经历了这场比赛。“我知道他们都在观看比赛,最后一段路我想到了他们,想到了过去的教练和我的朋友们,他们都成了我的动力。”

作为奥运金牌得主,基森霍费尔获得全世界的关注,但她表示,“将继续过我的生活”。她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在奥地利的家人,“他们不在乎我脖子上挂着什么,他们喜欢的只是我,是我这个人,而不是奥运冠军。”